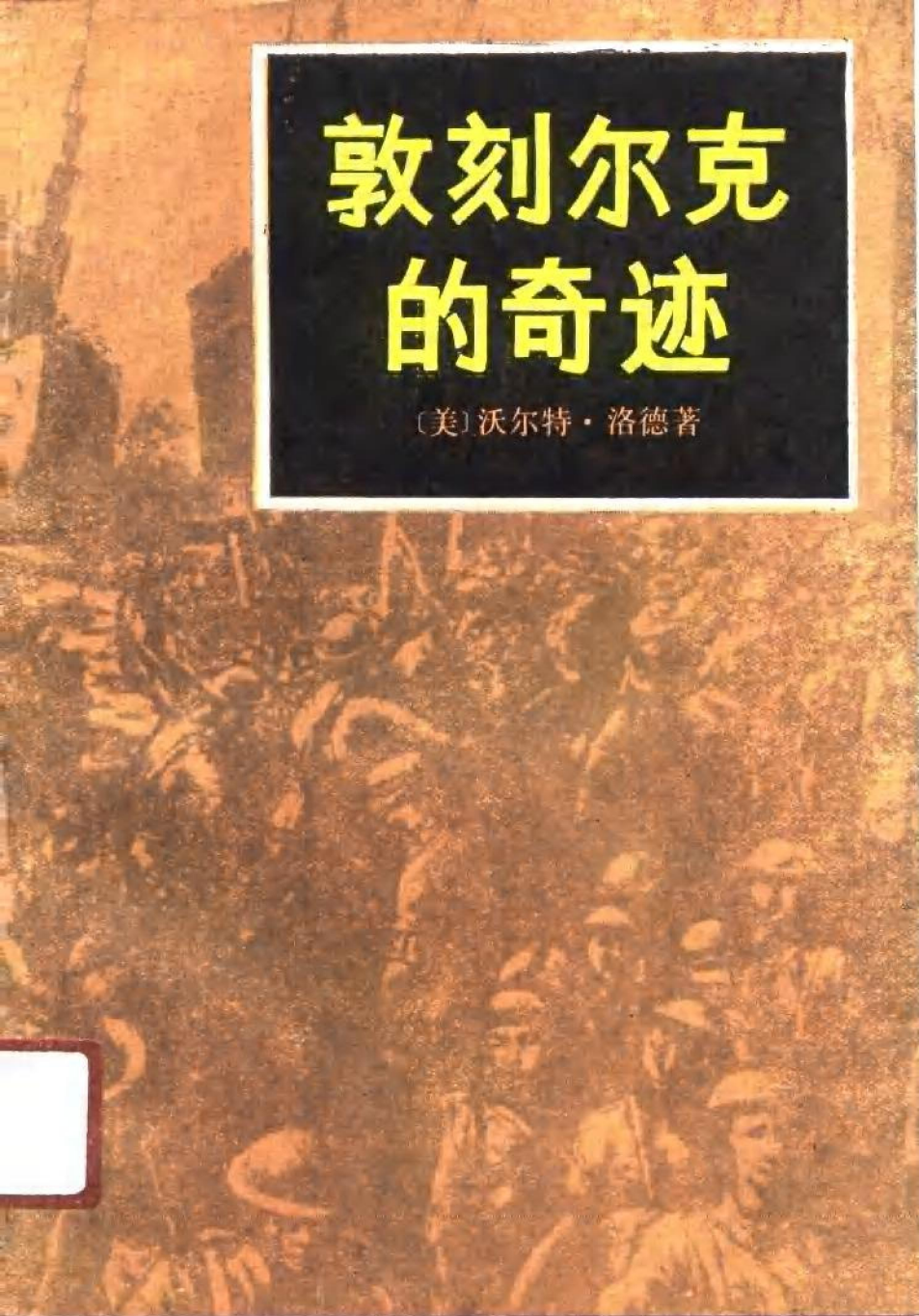


敦刻尔克 的奇迹

(美) 沃尔特·洛德著



Walter Lord

The Miracle of Dunkirk

Penguin Books Ltd.,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1984

根据英国企鹅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译出

敦刻尔克的奇迹

〔英〕沃尔特·洛德 著

寿进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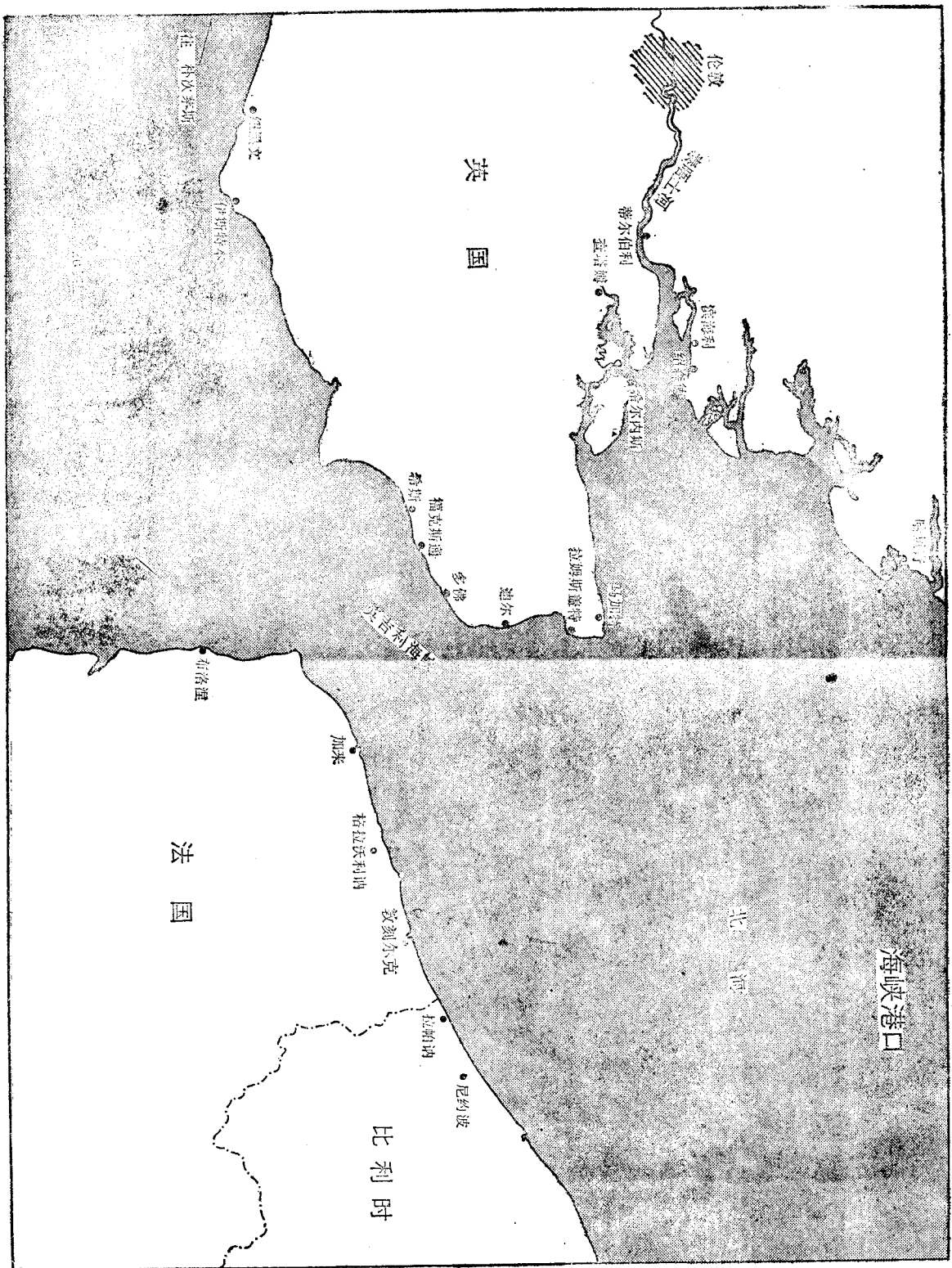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4 字数 210,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册

ISBN7-5327-0158-1/K·002

定价: 4.55 元



译者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战，从1940年4月到5月，在先后侵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后，进而侵入法国本土。到5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国军队，被德军逐步压缩到西起格拉沃利讷，东迄尼约波，南至贝尔格和菲尔内一线的环形阵地。这个环形阵地的长度只有30英里，当时约有40万盟军挤在这块狭长地带，前有敌军，背临大海，天空有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形势非常危急。

从5月25日开始到6月4日，英国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大小运输船只和护航舰队，不分昼夜，冒着天空飞机轰炸和海中鱼雷袭击的危险，在11天中，从法国北海岸敦刻尔克地区，撤离了33万8千多盟军，被称为“敦刻尔克的奇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重要意义在于，尽管盟军在撤退中损失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却保存了有生力量。其中获救的英国军队就有22万4千余人，他们是英国当时保留下来的唯一经过训练的部队，后来成为收复欧洲大陆的盟军的核心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保存了盟军的有生力量，也就很难开辟第二战场，使盟军得以在欧洲登陆，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本书作者沃尔特·洛德(1917—)，是美国巴尔的摩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美国战略情报局服役。他长期从事历史的研究和写作，《敦刻尔克的奇迹》是他开始写作生涯以来的第十一本著作。除本书外，他所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尚有描述珍珠港事件的《声名狼藉的日子》，描述中途岛之战的《不可思议的胜利》等。

在《敦刻尔克的奇迹》中，作者根据所搜集的参战军官和士兵提供的大量材料，生动地再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情景，态度比较客观，立论也比较公正，是一本饶有兴趣的战史读物，并且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原书末附有作者关于资料来源的详细说明和资料提供者的名单，由于所占篇幅较多，对一般读者用处不大，中译本从略了，特此说明。书中地图均按原图译制。译文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前言

看来是不能逃脱了。1940年5月24日，约有40万盟国军队被困在靠近法国敦刻尔克港的佛兰德海岸。希特勒前进中的坦克，距此只有10英里。在两者之间，实际上什么障碍都没有。

可是，落入陷阱的军队却得救了。到6月4日——第十一天之后——在有史以来的一次伟大援救中，有33万8千多人安全地撤退到英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性转折点。

《纽约时报》宣称，“只要英语继续存在，人们将怀着崇敬的心情来讲敦刻尔克这个词。”也许夸大了，但肯定这个词——这个事件——是流传下来了。对英国人来说，敦刻尔克象征一种崇高的精神，愿意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对美国人来说，它意味着《米尼弗夫人》^①，小船，《雪

^① 《米尼弗夫人》(Mrs. Miniver)，美国米高梅公司于1942年摄制的以其女主角命名的影片，描述一个英国家庭妇女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洗礼而幸存下来的故事。——译者

雁》^①，从海路逃脱。对法国人来说，它提示着惨败；对德国人来说，则表明机会永远丧失了。

所有这些概念都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未能抓住问题的实质。通常把敦刻尔克撤退看作是一连串的日程。实际上，应当认为它是一连串的危机。度过一个危机，接着又来了另一个危机，这种模式反复出现。重要的是，大家都不因这一连串严峻的危机而气馁。

从这个意义来看，敦刻尔克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至今仍令人激动地记起人们应付紧急局面，随机应变和克服障碍的能力。简言之，它是不可阻遏的人类精神恢复力的永恒纪念碑。

^① 《雪雁》(The Snow Goose)，美国文学作品名。雪雁产于北极美洲，向南迁徙时，在大西洋沿岸可以看到。——译者

目 录

前言	1
1. 包围即将完成	1
2. 17号出现了	31
3. “发电机行动”	48
4. 赢得时间	72
5. “兵多,船少”	100
6. 缺口	121
7. 夜间的鱼雷	144
8. 来自空中的突击	161
9. 小船	188
10. “手挽手,手挽手!”	213
11. 守住环形阵地	244
12. “我以前从没有那样拚命祈祷过”	261
13. “英国远征军撤离”	285
14. 最后一夜	315
15. 获救	329

地图: 海峡港口

5月10—20日, 德军攻向海边

5月24日，盟军的被包围地区·····	26
5月24—30日，盟军的逃离走廊·····	78
5月27日，环形阵地·····	89
横渡海峡的三条航线·····	101
敦刻尔克港·····	116

1. 包围即将完成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早察知什么事出毛病了的特殊时刻。
对英国皇家空军上校R·C·M·科勒德来说，这个特殊的时刻就是1940年5月14日傍晚，在法国东北部的集镇韦万。

自从“气球升起”（英国人提及德国人在西面突然进攻时喜欢使用的说法）以来，5天已经过去了。由于情况不明，科勒德从阿拉斯的英国司令部来同安德烈-乔治·科拉普将军的参谋人员交换意见，这位将军所统率的法国第九军正固守在南面的默兹河。

两个盟国之间的这类会晤是完全正常的，但今晚的情景却异乎寻常。科拉普的司令部简直消失了。将军或者他的参谋人员杳无踪迹。只有两个筋疲力尽的法国军官还在这所房子里，蜷缩在一盏风灯边……他们说，在等待被俘。

当英国皇家工兵第二一六野战连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法国乡村大概是开往前线时，工兵E·N·格里姆知道的时刻

到来了。那时他观察到正在准备把一座桥梁炸毁。他心中暗想，“进军的时候是不会炸桥的。”一等兵 E·S·赖特的醒悟比较突然：他到阿拉斯去取无线电部队的每周邮件。一辆附有边车的摩托车疾驰而过，赖特的反应颇具典型性，先是一怔，然后恍然大悟：这辆摩托车是德军的。

对英国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说，这个时刻是5月15日上午7时30分，那时他在伦敦海军部大厦他的居处睡觉。床边的电话铃声响了；这是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打来的。雷诺用英语冲口而出，“我们被打败了。”

一阵难堪的沉默，丘吉尔试图使自己镇定下来。

“我们被打败了；”雷诺继续说道，“这一仗我们输掉了。”

“不至于那么快吧？”丘吉尔终于勉强说出了这句话。

“前方在色当附近被突破；敌军以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汹涌而入。”

丘吉尔尽量使雷诺平静下来——提醒他1918年那些暗淡的日子，结果一切都很好——但雷诺依然心神错乱。他末了一句话同开头讲的一样：“我们被打败了；这一仗我们输掉了。”

这个危机是那么严重——而从电话中所能了解到的又是那么少——因此丘吉尔在16日飞往巴黎，亲自去了解情况。在法国外交部，他发现每张脸都“十分沮丧”；在花园里，年老的公务员们已经在焚毁档案了。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自1918年以来，法国陆军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随着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

导下重新武装，显然在欧洲出现了新的军事强国，但是它的领导人仍未经考验，它的武器也有点象骗人的玩意儿。当第三帝国一个接着一个并吞中欧国家时，这被归因于讹诈和恫吓。当战争终于在1939年爆发，波兰在3周之内陷落时，这类事被认为可以发生在波兰，但不会发生在西方。当丹麦和挪威于1940年4月完蛋时，看来象个骗局，不妨以后加以改正。

此后有8个月的平静——“假战争”——到5月10日，希特勒突然袭击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盟国最高统帅莫里斯·甘末林将军确信这次进攻是1914年的重演，急调他的北部军队——包括英国远征军——驰往救援。

但是甘末林估计错了。这不是全部重演1914年的往事。德国人的主力不是席卷佛兰德，而是更加向南挺进，穿过“无法通过”的阿登森林。据说这是不适宜坦克行驶的地带，法国人甚至懒得把被认为是无法突破的马其诺防线往南延伸，把这一带也纳入防区。

还有一个估计错误。在费多尔·冯·包克上将的B集团军把盟军钳制在比利时的同时，格德·冯·伦斯德上将的A集团军闯过阿登来犯。伦斯德的纵队以1806辆坦克领先，由325架施图卡俯冲轰炸机支援，强渡默兹河，现在正势如破竹地通过法国的乡村。

科拉普将军的第九军不幸首当其冲。这支主要由二流部队组成的军队，迅即瓦解。一些不甘屈服的部队零零落落地进行抵抗，结果却发现他们的防坦克炮毫无用处。一位尉级军官在勒芒火车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给雷诺

总理写了张明信片后自杀的，“总理先生，我的自戕是要让你知道，所有我的部下都是勇敢的，但我不能派自己的士兵用步枪去打坦克。”

夏尔·恩齐热将军在往南50英里的色当所统率的第二军一部分，也是同样一码事。在德军坦克迫近时，第七十一师的士兵把他们的头盔转了个向——共产党人的重新集结的一种示意——急忙奔向后方。

3个法国坦克旅试图挡住这股浪潮，但都不走运。一个旅的汽油用完了；另一个旅在铁路车场下车时被截住；第3个旅零星散布在前方，一块块地被吃掉。

现在装甲部队已全无障碍——什么也阻挡不了它。5月20日上午7时后不久，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的精锐的第十九军开始从佩罗内滚滚向西。到10时，他们铿铿锵锵地驶过阿尔贝镇，那里有一队未经训练的英国本土军士兵，试图用纸板箱筑成的路障把他们顶住……。11时，他们抵达埃多维尔，俘获了一支仅仅装备着训练用炮弹的英国炮兵中队……。中午，第一装甲师攻占亚眠，古德里安抽空欣赏了秀丽的大教堂的塔楼。

第二装甲师继续滚滚向前。到下午4时，他们已攻占博凯内，在那里夺得一座补给站，其中储有英国远征军的全部地图。最后在9时10分，他们抵达阿布维尔，接着到了海边。在一次大规模袭击中，他们在14小时内长驱40英里，把盟军截成两段。英国远征军、两支法军和所有比利时人——近100万人——现在被封锁在佛兰德，紧逼在海边，只待收拾。

深入比利时的英国前线部队，无法知道在他们的侧翼和后卫的情况。他们只知道他们正在成功地顶住迪勒河边面对他们的德军。5月14日（伦斯德击溃科拉普的那一天），英国皇家炮兵装填手诺埃尔·沃特金听到盟国大获胜利的谣传。那天晚上，他在他秘密保存的日记上记的，不外是好消息：

敌人后退6英里半。直到傍晚，没有多少活动。我们向补给线轰击，阻止德军渡过迪勒河。许多德军被打死和被俘。被打死的德军有2万7千人（官方数字）。

第二天不同了。当法军在南面瓦解时，德军涌进缺口。炮弹立刻不计其数地向英军侧翼倾泻。那天傍晚，弄糊涂了的诺埃尔·沃特金只能写道：

这是个什么日子！我们预定下午10时30分撤退，而当我们撤退时，却遭到猛烈的炮火，感谢上帝，我们全都平安。……除感到震惊外，我还可以。

大部分英国远征军都因命运的突变而同样感到迷惑不解。16日和17日整天，部队开始全线后移；越来越多的大炮改对南面和西南面。18日，当第二埃塞克斯营奉命坚守拉巴塞运河，面向南方时，营指挥官威尔逊少校表示怀疑——

不是认为敌人在东面吗？“我弄不懂，先生，”刚从旅部回来的朗·普赖斯上尉表示同意，“但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如此。”

有一个人对此十分明白，他就是这些临时措施的设计师：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陆军上将戈特子爵。53岁，身材魁梧的戈特勋爵不是战略家——在这类问题上他是乐于听从法军领导的——但他具有某些军人的优点，这在当前这种时候是迟早有用的。他是个伟大的战士——在1918年猛攻兴登堡战线时曾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且他镇定自若，毫不惊慌。

他的法籍上级阿尔方斯-约瑟夫，现在可能要哭出来了，但戈特迥然不同。他井井有条地转而保护他的暴露的侧翼并把军队后移。他的训练有素的几个战斗师，在东面同德军作战而不能脱身。为了对付南面和西面的新威胁，他临时组织了一系列凑合起来的部队，由四面八方借调来的杂牌军组成。戈特任命他的军事情报长官诺埃尔·梅森-麦克法兰少将为这些部队之一的指挥官，这支部队被得当地称为麦克部队。梅森-麦克法兰是个能干的领导人，但他被委任的主要结果，是引起阿拉斯司令部情报机构的大混乱。戈特对此似乎满不在乎；他永远是个战士，反正不大用得着参谋人员。

与此同时，他用法国人制定的一张时间表，在5月16日傍晚，开始把他的前线部队从迪勒河后移。新战线在埃斯科河^①，离后方60英里，后撤分3阶段进行。

^① 本书用当时最通用的地理名词。现在，埃斯科河通称为斯凯尔特河。
——译者

象第二寒流警卫营那样的精锐部队，一丝不苟地执行他们的命令——世代代的传统要求做到这点。至于其他部队，这些指示——在纸上写得一清二楚——实际上却并不一定会实现。传达命令的通讯员常常找错指挥部的地点。有些团出发迟了。有的在黑暗中迷了路。有的转错了向。有的陷入无法解决的交通堵塞。还有的根本没有接到过命令。

英国皇家炮兵的第三十二野战团，正在匆匆开往迪勒河，不知道有后撤这回事，当时接到的指示是要在距河不到几英里的田野驻扎。炮手R·沙托克奉令坐上部队的一辆载重汽车，去运些给养来。他照办了，但在他回来时，整个团已经无影无踪了。经过一夜的焦虑，他走向大路，希望至少能找到个把熟人。

他立即被奔跑的人潮所淹没。“快来，走吧，”他们喊叫着，“德国人已经突破，大家只能自顾自了。”他们涌入载重汽车，挤上车顶、引擎罩和挡泥板。

沙托克随着流动的人潮向西驶去。最初他行驶了好多英里，但渐渐地乘车成了一场恶梦。施图卡俯冲轰炸机从炫目的日光中蜂拥而出。它们曾经听任英国纵队深入比利时而不加干预，但回程就不同了。它们把玩具哨子系在飞机和炸弹上(德国人称之为“耶利哥喇叭”)，发出恣意杀戮和恐怖的尖叫声俯冲而下。俯冲之后轰炸机以齐车顶的高度沿着公路飞行，还加上扫射。

炎热，纹丝不动的空气中充满黑烟和燃烧着的橡胶的气味；车行缓慢得象是爬行。惘然若失的部队中挤满了泪汪汪的难民。被丢弃的手推车、自行车、童车、烧坏的私